藏書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爲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爲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

汾澗之濱咸寧五年以淵爲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衆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爲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

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凉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凉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劇、若能平凉州、恐凉州方有難耳、會

是

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

降同編户、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隷御我、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

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柰何距之而拯讎敵乎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即漢王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即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死、聰殺其兄和、即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即位長安、聰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儁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劉
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進攻凖、斬
之、劉曜徙都長安、改稱趙、後爲趙石勒所滅

後趙石勒 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為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茌平人為奴、每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音聲、奴家鄰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逯明等為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歸淵、淵以勒為輔漢將軍、淵死、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

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兖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葢欲其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絶之即於葛陂

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刁膺乃勸勒先送款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愀然長嘯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萇支雄等進曰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

據之、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相事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失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於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支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

始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
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而設三伏以待之冰怒出軍
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
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
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
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
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
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
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
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

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
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粮
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
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張賓孔萇
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
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
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
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
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
祖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

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萇督諸將突出擊之生擒末柸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勒以段末柸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遂專心歸附而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即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

聲震于海內、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强兵以禦我也、此空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讎敵、若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

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長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遂升其聽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以孔萇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寖有平定中原闚闞江左之志矣會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

遲了

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是以復與勒修好兗豫之間稍得休息焉初勒與李陽隣居歲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既至勒引陽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及祖逖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害之阬其衆三萬人（勒種毒）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

之以狗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剋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剋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晉荆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英○雄○語○）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

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
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馳獵游蕩、尤善彈、數彈人、軍
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
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
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殺
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阬斬士
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
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
爲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卽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

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顔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

聞之大怒殺邃而立其子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
拜除皆迭自省决不復啟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
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
（○○○虎○毒○發○了○○）
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
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
鏁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虎得而
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
（正○是○毒○發○）
故生兇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
吾已老矣於是定議立世爲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
即位尊劉氏爲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

符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世凡虎○毒○發○ㄱ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虎○毒○發○ㄱ○○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即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

皆入屯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死者不可計數于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石琨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遣者以

告閔閔馳還殺鑒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
百三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
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
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
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
氏國號魏八年慕容儁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没、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

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冉閔殺之儁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

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急者、有宜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彊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憑阻堅城、上下勠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衆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即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

仁人之言

穎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儁卒太子暐立年十一初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沖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儁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死垂奔秦暐爲苻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儁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舍着北地王諶不立舍着諸葛公不授挈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秦符洪符堅

符洪氐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爲盟主石虎以洪爲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即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爲薊州刺史洪謂博士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在吾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月而定也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

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死健嗣位去秦王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偽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求和八年健即皇帝位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遣其太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溫衆大饑

亦○是○能○人

乃歸、太子萇與溫戰、為流矢中、死、健乃立其子生為太子、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為其羽翼、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弒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

王化略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沖江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似是而非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

聚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毎擬
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
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爲蒼生一言
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
言晉不可伐、陛下獨决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
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
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
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
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
厲兵積粟、以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

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
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彗星掃東井、晉車騎將
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楊
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怒、悉發
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
雄者、皆拜羽林郎、遣苻融張蚝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率步
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
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凉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
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
自河入石門、達於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

等率衆五萬屯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人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憮然始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

崗劾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潸然流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廵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淸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
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因
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爲送死、冲曰、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
代耳、即率衆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
萇遣吳忠圍之、堅衆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縊堅於新平
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畏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衆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爲燕王、慕容永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爲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熈城而居之、永廆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爲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弒其主忠、而立慕容永、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永、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

容儁即位以垂爲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爲王猛所譖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此二句垂用不着）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

冀諫堅不從仍遣將率衆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逼洛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三千爲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旣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

可人

妙語

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衆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卽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歿、歿時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卽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皝之少子也、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暐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獲吴

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戸十餘萬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内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瑯琊

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卽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德於是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

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竟誅約勒既死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强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廻避虎甚重之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

羌○明○反○重○仁○義○乎○

虎○尚○知○重○義 士

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虎亦能容人乎皆汝之、虎亦恕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貫甲跨馬、不辭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不祇僭號于襄國、祇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弋仲有子四

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才藝善撫納士衆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會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

關中、符生遣符堅鄧羌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爲堅所殺
萇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畧、廓落任率、諸兄奇
之、襄使萇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萇爲龍驤將
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
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
萇爲司馬、爲泓所敗、萇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
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乃自稱
大將軍大單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
攻之不能剋、後符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
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將率騎圍堅

殺之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萇遂據長安即皇帝位徙安定五千餘户于長安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奮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血出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死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萇卒子興自立爲帝傳子弘爲劉裕所滅

北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駞、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駞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駞、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爲代王、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衆復附之、其後爲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旣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

也、犍疾孫珪代立、是時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疾子寶
嗣、珪自率步騎四萬餘、襲取并州、又攻常山、拔之、常山以
東諸郡縣、皆附于代、惟中山鄴信都為燕守、珪謂諸將曰、
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廢粮、不如
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進攻信都、信都降、遂圍中山、寶奔
龍城、珪遂入中山、遣別將取鄴、慕容德自鄴奔滑臺、珪遂
王有中州、改稱曰魏、而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
家于代、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珪當有暴
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
人、欲令其數滿萬、珪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之、

妾與珪子清河王私通王因欲殺珪令萬人爲内應珪臨歿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珪歿次子齊王嗣代立謚珪爲開道武皇帝永初三年克滑臺又克虎牢嗣歿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貍代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鬬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胄初赫連勃勃築城號統萬至是燾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議燾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

尚堅守、燾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粮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燾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擒夏主赫連昌、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燾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二十八年、燾掠民户、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燾為宗愛所殺、謚為太

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殂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黄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殂宏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諶筮之遇革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孰大焉於是戒嚴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

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安定王休等、復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畱司百官曰、此眞所謂革矣、是年、齊蕭鸞弑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還、二十一年、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

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永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競起不辯淺處溺死及斬首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蕭鸞死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禧將立之頼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宦官譖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

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廟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咸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詡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

穢日甚、遂鴆殺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
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及釗
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
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弒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
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
氏、入洛陽、以恭神釆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
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
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弒、武
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
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

于洛陽遷于鄴是爲東魏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illegible]七年爲高洋所簒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illegible]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叅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澄乃幽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酖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屛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

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
爾終當為其穿鼻乃以歡為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
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
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爾朱氏諸子
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
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
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實是正話）（奸甚）
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毆允折其
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

在王爾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為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自封歡為渤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偽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

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己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

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
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閔而立
修、修即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酖節閔帝於門（歡停壽）
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曄而帥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何于）
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
旣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
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永熙二年正月、竇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
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死、旣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
文泰、歡入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

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

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不堪憂辱、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暇惜、況于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床、居三月、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爲其下所殺 澄、種、毒、了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死、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

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死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及簒位留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躭湎肆行淫暴無所不至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囚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

洋種毒了

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即位以常山王演爲太師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未幾演廢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令演入纂太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即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兎驚馬墜地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子冲耿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

高氏孽自發了

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卒湛即位封百年爲樂陵王旣而白虹圍日再重齊王欲以百年厭之百年自知

高氏毒自發了

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齊主令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

毒發盡矣

后主緯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代齊執緯以歸殺之夷其族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旣而從岳入關高歡旣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凉表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熈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

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至河曲果為悅所害眾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眾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眾未集因假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奬王室魏帝因詔泰為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責悅以殺賀拔岳遂引兵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

曰、高歡數月、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斌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

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粮糒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簒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未數月欽爲泰所殺種毒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

施設皆倣古而爲之

閔帝泰第三子篡西魏即位未一年宇文護弒之而立毓

明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垂沒口授遺詔曰朕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武帝邕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

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諭以伐齊親帥軍六萬克晉州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廵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詣行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

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盡力以弱制强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死矣

天元即位昵近小人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杖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爲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靜帝立二年楊堅弑之而簒其位書弑書簒以受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靖節去于朱熹[illegible]之文、而讀其詩、清獻書集、復資也。

澶三年卒論兼虛[illegible]內。吾之實、吾語文也。

天允曲直、況往於小道矣。[illegible]其人至于百四十篇、文天次石

篇、不學、欺矣。[illegible]夫

故能靜生、欲方以勤劑其盈[illegible]食欲遂平、實感懷百西

其盈滿生、必執林動而改手[illegible]加往於時、果失施而

人所不事者之後、見其生有[illegible]泉洗載為生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堅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即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即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喑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

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進爵爲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及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

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汚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阬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太子仁壽四年寢疾暴崩廣為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煬帝廣大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彜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

石，輦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十六

院競以肴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青鳧淩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八擢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輿

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氅毛投地、或以爲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又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爲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絶、令宇文愷等造觀

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城周一千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熲賀若弼皆坐誹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主無日

不治宮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益厭矣每遊行左右顧矚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土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饑餒沾濕士卒多凍

死後宮妃主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樹爲何市人不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爲羣盜所

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二月主復議伐高麗三月至遼東命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

怳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作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

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卽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宜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曏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

十二年詔毗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

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為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即位遥尊煬帝為太上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帷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為之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多謀叛歸虎賁郎

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入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

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强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决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紿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

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吉
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
俠王季才家為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
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
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
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
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
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為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
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
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隴畝志不及

此須君得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繦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皐而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

歸密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
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
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
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殪商
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
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為吾守
成皋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
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昆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
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
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膴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

州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

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七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乘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化及弑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

洛陽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伺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旣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旣殺翟讓心亦

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轢狼扈、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顧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旣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

勞夯命破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恥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

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詣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

帝遣使持密首徃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偽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絶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盗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盗餘盗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盗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盗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盗由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爲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盗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盡

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亂阻奥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為盜時鄃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閒蓨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鄃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郷聚獨不入建德閭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為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為亡狀達取所虜陽為建德妻子殺之

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達、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他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場於河間、

自立爲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丞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智及化及并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洺州、遂遷都焉、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兗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

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徃救之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

○賢○妻○

知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欲立其長子爲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爲威强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賢○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英主摹輿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爲太原留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死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傾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宫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

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與韓信蕭何同智）世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illegible]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卽可轉禍而爲福也、（妙、實、妙）淵大驚[illegible]曰、汝安得爲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覩

天時人事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即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

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穀被野何憂乏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亡無日安得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

夜出、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

武德元年、宇文化及弑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即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杲、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既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

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縱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羅睺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

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宜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内、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

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久圍洛陽城中乏食竇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縱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

爭未已今宜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

拨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逡廵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驍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夏四月諜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盡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槊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洛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

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巳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即位、改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强弱、常以吾弱當其强、强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

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榷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德順受人饋絹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為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

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又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敘告上

者斬、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縱死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高祖今上實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卽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

醜

字誅之貞觀三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爲后垂

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爲廬陵王居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周又廢旦爲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復迎立哲后稱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爲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貶損譙王黨殺五王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爲母廢終爲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禍其德而絕之耶韋氏既酖其主立温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即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有司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京織錦坊，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前，專用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疏，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慨也夫。祿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

歲多歷年所恍壽且康胡爲也哉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即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取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西內真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幸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走陜非令公殆矣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即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蠹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即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

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眞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懣以反、悲夫

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即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强臣悍將、歛手削地、晩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内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璀而立穆宗

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儒李宗閔等、相繼爲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餌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illegible]撻、夜獵還、宦官克明等弑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潁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相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抉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歛、百姓苦之、已相聚爲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壽晏駕者、荅曰、朕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流涕霑臆、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劒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闘雞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黄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

然當其時姦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釁鴟張蟠結而宦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内刼遷岐陽朱温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宜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

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祝以幼得立尋

種〇壽

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簒弑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温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爲羣盜、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弑之、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即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勗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勗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

繼岌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當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

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弒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賢主明宗李嗣源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

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小康
明宗殂，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王，弒
閔帝而自立，石敬瑭兵至，遂自焚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塘、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簒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塘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塘爲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暠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暠乃即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爲隱帝初敬塘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嗚呼使敬塘能聽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在位

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韜晦及即位

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敢犯攻城對敵矢石雨落略不動

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故能破敵廣

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宏矣在位六年宗訓嗣

立年方七歲